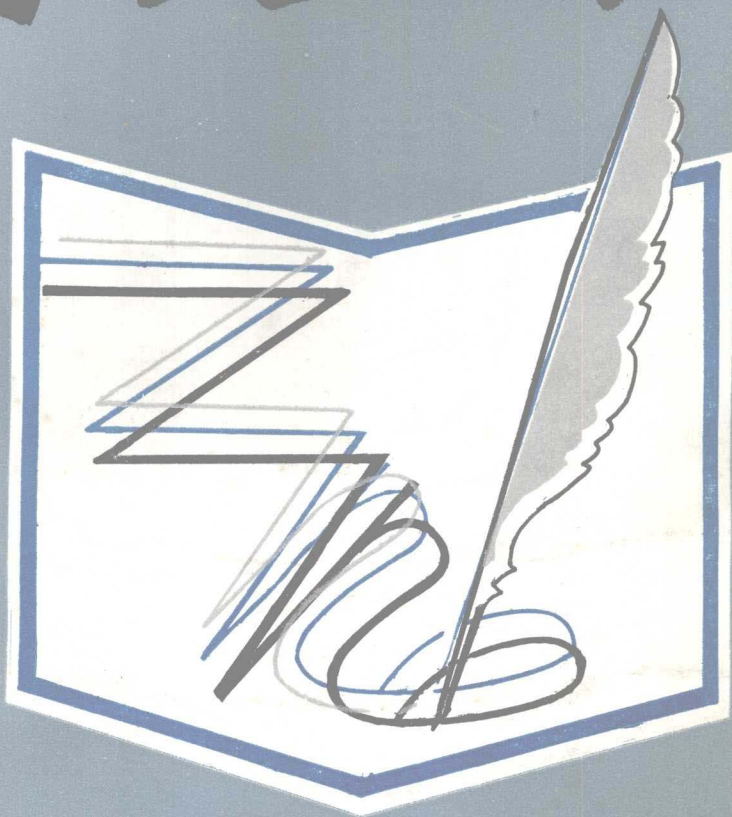


7...2
ZHUANJI WENXUE

传记文学



5

要
目

- ▲ 反攻前的罗荣桓
- ▲ 悲剧演员的悲剧——廖若兰
- ▲ 吴焕先外传
- ▲ 澄光·摄携

zhuan

傳

ji

記

wen

文

xue

學

总第五期

朱志強青雲書

传记文学

第五期 目 录

反攻前夕的罗荣桓 潘天嘉 203

青铜与白石 纪 宇 4

——雕塑大师刘开渠传(下)

他的心灵永远属于祖国 杨 哲 124

——记罗大冈

梁宗岱印象记 罗大冈 131

悲剧演员的悲剧 洪忠煌 134

——唐若青的艺术生涯

长苦中部黑奇，朱芒 章六殺

清刻版時，二十四

在那片亲爱的土地上 唐 河 140

。帶下了回來竟意其夫而亡高段一，黃氏辛辛只說

——记我的文学教师“怪人”葛尧

下我早先那式開詞，和故院半。來海如隨日果造排做再書，南其一
教改目的職捕，和故院半。來海如隨日果造排做再書，南其一
同陳公首彭，下野夫戲。服一長對中籍人而客對亦重每前半好
出體兩，其甜居保？隨神奇對前消出，來對日戲有書。導河而學
。下檢位必什世不辨

吴焕先外传 马 勇 146

強，長太早重所只定个才誠知，
，發了出職務與天而自科裝裝，
詞韻平戲類大朋對將意都到許裝。

爱伦·坡传 沈东子 167

美倫想而又而蓋與出露上強，戶工
同離獨立其真誠，下平內意外坐臥。出許，外。其
。該出轉長可觀只計聯，以會一翻上到這
立圖詞許夫險強，息利對不假造與計出而，下利果也聚托

夫唱妇随的白宫生涯 志 忠 编译 196

？那長交里翻夫，兼天目
“？里翻了俺丑等志立國世對意賦不賦得，回前”
“？李公不領”

封面设计 关 明

“……對空而面而清氣氣”
“。再翻不非”
送道那。答回語毫不登旋掛播，人受有了同戲壁帝有翻翻
？來翻與檢去音卷其卷
中，劉河孔演與金沙芒，即火大臥線對外。春雲呈五尖專
動。限到至五翻與開與凡日，外安是來與翻，據命翻上同翻翻
！！翻太強思翻，血映下至與既直翻

青

铜

与

白

石

纪
宇

雕塑大师刘开渠传(下)

第六章 艺术，在黑暗中苦斗

四十二、初到成都

历尽千辛万苦，一对流亡的夫妻总算来到了成都。

在重庆上车前两天，丽娜给她的同学、好朋友张茂华发了一封信，告诉她将在某日到成都来。车到站时，丽娜的目光透过车窗玻璃在接客的人群中搜寻一遍。她失望了，没有发现同学的面影。也许她已搬家，也许信没有收到？动乱世道，丽娜也就不抱什么幻想了。

迎着凉飕飕的北风，走下沾满尘土的汽车，丽娜的双腿麻木，几乎站立不住。可以想见，以她七个多月的重孕之身，经过这么长时间无休无止的颠簸，她觉得自己的灵魂被颠出了窍，浑身的骨头架子已经颠散了，现在使她感到便便大腹越来越沉重。

开渠扶着妻子在地下走动了一会儿，丽娜的双腿才逐渐恢复知觉，她长长地嘘出一口气，脸上露出疲惫而又欣慰的笑容。天涯来路终有尽，再也不用坐长途汽车了，她真想立刻躺倒在地上睡一会儿，哪怕只睡五分钟也好。

开渠也累坏了，可他们现在还不能休息，必须先打听国立艺专的校址，找到学校，才算到了目的地。要不，他们夫妇举目无亲，去哪里安身呢？

“请问，你知不知道杭州国立艺专迁到了哪里？”

“啥子艺专？”

“就是教画画和学校……”

“我不晓得。”

他满怀希望地问了許多人，都得到差不多的回答。难道艺专并没有迁到成都来？

事实正是这样。长沙烧起大火时，艺专仓促离开沅陵，中途遭到土匪抢劫，情况发生变化，已从贵阳改道迁至昆明。他们直到现在才知道，但已经太晚了！



王铭章骑马铜像

刘开渠夫妇辛辛苦苦，一路坎坷，却在成都扑了个空。

偌大的成都，人生地不熟，他们将何处安身？

这时，传闻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踏进湖南、贵州等地。惊人的消息迭起，我军战败的噩耗频传，众说纷纭，一片混乱。天下虽大，却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

难道还要再上旅途，西下昆明？艺专会不会从昆明再迁向别处呢？

长途汽车站内外，逃难的人群聚集在这里，越来越多，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找不到父母的孩子，丢了孩子的父母，哭泣声、喧闹声、喊叫声不绝于耳。

开渠打听能不能买到去昆明的车票，车站上一个老职员看看丽娜沉重的身子，摇摇头说：“你们要去昆明？这一路可不好走。不说天上有日本飞机空袭轰炸，地下有败兵、土匪拦路抢劫，单是这颠簸劳顿之苦，这位太太就受不了。半路再出点岔子，前不靠村，后不着店，你们找谁去？”几句话，说得开渠和丽娜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情况明摆着：不能走了，实在不能再走了。

搁浅在险滩也罢，抛锚于苦海也罢，眼前是逼上梁山，非留在成都不可了。

丽娜坐在随身携带的箱子上，费力地喘着气，风卷动着她蓬乱的头发，她打了个寒战，裹紧衣领，看着丈夫茫然的神色，她轻轻地说：

“先找个旅馆住下，然后再想法租间合适的房子。”

也只能这样办了，开渠点点头。

忽然，他们听见一个亲切的声音：“丽娜！”

开渠和妻子同时抬起头来，只见张茂华站在他们面前：“你们可来了，我为接你们，扑了两次空啦！”

老同学相逢，丽娜和张茂华搂在一起。

“哟，哟，别碰着小宝贝！几个月了？”

“快了！”丽娜羞涩地说，“一路上担惊受怕，唯恐半路出事。”

“走，回家再说。”

张茂华叫来两辆黄包车，开渠带着行李坐一辆，她扶着丽娜坐一辆，很快到了她家。

这是一个很大的套院，张家住在外院。穿过一个圆形的月亮门，里头曾是个文化补习学校。

洗去满面风尘，抖落浑身疲劳，总算有了一个暂时落脚之地。吃过饭后，开渠见丽娜和

张茂华悄悄地叙说别情，便推开门，信步走到街头。

旅途中，多日没有看到报纸，他觉得生活中象少了点什么。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他不由自主地去找报摊。

他忽然想起明末东林党人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很喜欢这副对联的积极进取精神。他虽然知道有很多事情自己关心也没用，可偏偏没用也关心。

他买了几份报纸，边走边看。忽然，在《华西日报》上一个熟悉的名字扑入眼帘：赵其文！难道真是他？想起在北京读书时的好朋友，开渠的心急跳起来。这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哪！自从在北京分手，和其文已经十多年不见，也未通过音讯，原来他在成都！一缕阳光射进他的心胸，他把报纸叠起来，塞进衣袋，立刻在街头一个铺子里找了个电话，拨通报馆，查问赵其文的住处。

原来赵其文就在《华西日报》当编辑，电话当即接通了。

“我姓赵，你是哪一位？”

“我是刘开渠呀！”

“刘开渠？”对方好象不相信，犹豫了一下，当即又喊起来了，“哎哟，真是你！你怎么来了！你在哪里打的电话？”

“在街上……”

“好，你等我，我马上就去看你！”

在张茂华家里，老朋友久别重逢。他们紧紧地握着手，都禁不住泪光闪闪。虽是七尺男儿，却非草木无情。两颗赤诚的心碰在一起，那是要冒火星子的呀！

丽娜虽然是第一次见赵其文，可她觉得一点儿也不陌生。与开渠结婚前，她就知道丈夫有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赵其文就是其中的一个。结婚后，又多次听开渠讲过他们。开渠对在北京上学时的知心好友一直没有忘记，有着深深的怀念之情。人生在世，千金易得，知音难求，挚友相见，又是在世事艰辛的战乱之中，怎能不使人欢喜欣慰！更使开渠高兴的是赵其文告

诉他，陈翔鹤、周文等也都在成都，而且他们经常见面，谈国事，说文艺，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文艺团体。

象失群的孤雁回到雁群，开渠的心雀跃了，他决定留居成都，和好朋友们聚在一起。

四十三、《王铭章铜像》

张茂华家的里院很宽敞，是个闲着的旧校舍，开渠便在这里租赁房子住下。因为战乱，学校停办，房东正愁没人住，收不到房租，所以很欢迎开渠租用。

生活暂时安定下来，开渠又想到要做雕塑。还是在沅陵的时候，他先后接到徐悲鸿和熊佛西两位先生的信，都是介绍他到成都，为在山东滕县抗日阵亡的王铭章师长做像。当时因为相距太远，他畏惧蜀道的艰难，没有答应前往。现在，既然被日本人追迫到成都，王铭章师长又是因为死守抗日阵地而牺牲的，他就想承担这个工作。

一天，赵其文来看他，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老朋友商量。眼下，徐悲鸿先生虽已离开成都，但熊佛西先生在成都当戏剧学校校长，仍可请他介绍。

“这当然好，”其文高兴地说，“这个像应该接！”

老朋友表示支持，开渠也兴奋起来，他说：“接这个像，一是能表现抗日精神，二是能继续搞我的雕塑艺术。”

“这我理解。我现在就陪你去找熊佛西先生！”

其文想问题既细致又周到。十多年不见，他还是保持着那一副老大哥般的热心肠，心象一团火，和他在一起，你身上也会被烤得暖烘烘的。

经熊先生从中说合，开渠和王铭章师长生前所在的川军“王铭章塑像委员会”签定了造像合同。合同写明，为王铭章师长做一个骑马像，连像带座都由刘开渠一人设计、创作，承包费

一万四千元，先付一半。

签订了合同，又能做雕塑了，开渠心里十分高兴。他过去只做过头像、立像，没有做过大型的骑马像。现在正处于抗日战争炮火纷飞的时代，敌机不断临空轰炸，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能为抗日阵亡将士做像，振民风，励斗志，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

他精心构思着，提炼着，一遍又一遍地画着草图。王铭章师长这个像的主题是抗日。能不能在像上充分体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英勇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仇恨？这是此像成败的关键。

刀光闪闪，战马嘶鸣，开渠仿佛也骑在马上，挥舞着战刀，怒吼着，向践踏我国土，欺凌我同胞的日寇冲去，左砍右杀，势不可挡。

是的，他并非仅仅是在设计哪一个具体人的形像，他在为一个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民族塑像，为自己不愿意沦亡的祖国塑像！这时候，他三十五、六岁，精力充沛，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这个像设计有三米多高，王铭章骑在马上，挥动右手，召唤部队向敌人冲去。像座的下面，左右两边各有一块浮雕。浮雕反映抗日的战士和敌人英勇战斗，壮烈献身的动人情景。

当时，成都只有一个做小型塑像的“寿像阁”，专门为死去的人做寿像，还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大型的骑马铜像。因此，一切工作条件、所用器械设备，都要开渠白手起家，从头准备。

铸铜像，到哪里去买铜呢？战争时期，铜是极为紧缺的物资。

开渠听说他在南京大学院刻蜡版时认识的谢树英先生现在当上了川康铜业管理处处长，丽娜便拖着快要临产的身子去找他，请求帮忙。谢树英很痛快地答应卖铜，却提出要请开渠参加他组织的永生制药公司。开渠推脱不掉，就从做像的订费中先抽出二百元送去，算是“入了股”。这样订购了三吨铜，先付款，铜存在那里，随用随提。

没有工作室，就加租了一间教室代替。开渠又跑到铁匠铺和木器行，请他们按设计要求

做马的骨架和必须的设备 and 工具。

塑像是立体的，做泥塑时，必须把泥塑堆在能转动的托盘上，做做转转，才能照顾到立体的各个面的互相连接关系，使泥塑成为浑然一致的完整形体。可这样一个带铁轨的转盘，制做并不容易。铁匠铺的师傅听了开渠的要求直摇头，他们做不了。看来，仅靠铁锤钢砧的条件确实不行。他又去求一家铁工厂，铁工厂要他提供图纸，他便画了尺寸，并设计了一个木模型，才把转盘制造出来。

工作室有了，工具也渐齐备，设计图也快搞完了，下一步要动手做泥塑。可泥土呢？泥土也得自己去挖。

于是，成都郊区出现了一位高个儿的“地质勘探队员”，一个到处奔走的“土壤学家”。

他足蹬胶鞋，头戴呢帽，在田野、沟坎上行走，东抓一把泥，西抓一把土，搓碎了在手心里对比着，观察着。已经四、五天了，开渠跑遍了市郊，寻找适合做雕塑的泥土。含沙太多的泥土不行，粘不到一块；太黏的也不行，因为黏手不便于塑造。必须找到既有黏性又不太黏的泥土。

这一天，他发现了一片灰白色土地，这是灾荒之年奄奄待毙的饥民用来填腹充饥的所谓观音土，开渠决定就用这些土来塑泥型。

他请当地农民用小推车把观音土一车一车地往工作室里运。有时，他向农民要过车绊绳，自己也试验着推起一车，汗流浹背地奔走一程。

这些土还不能直接用，他又进行了加工，筛出草根树叶、砂石等杂质，再用水浸泡、搅拌，最后沉淀出来的细土才可使用。这些事情麻烦、琐碎，却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序，稍考虑不周，就会影响整个工作进程。

开渠白天跑设备和材料，搞得筋疲力尽。晚上丽娜给他泡上杯浓茶，他一边喝一边进行骑马像浮雕的构思，捏草稿，设计像座和画建筑图。一忙了两个多月，准备工作总算基本就绪。

三月八日，丽娜忽然肚子痛起来了，产期已到，开渠把丽娜送进医院，孩子难产。

开渠焦灼地在产房外等待着，心情紧张，

坐立不安，一步也不敢离开，唯恐丽娜和孩子有什么意外。妻子是他生命的依托，孩子是他未来的希望呵！

孩子终于呱呱坠地了，是个挺漂亮的女儿。母女平安使开渠高兴地笑了。望着女儿红红的小脸儿，开渠给她起名叫“微娜”。他爱自己的妻子，决定把妻子的名字分一个字给女儿，妻子和女儿都是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妻子产后身体恢复不好，长时间下不了床。她不愿多占用丈夫的时间，千方百计让开渠继续为雕塑做准备。每当开渠感到疲劳时，看一看女儿，甚至听一听她的哭声，心里都感到极大的满足。他太喜爱自己的女儿了！他自小没有受到父母的爱，父亲的冷漠、专横，母亲虐杀小妹妹和把他抛弃到雪地里，都曾给他的心灵带来创伤。现在，他宽阔厚实的胸怀里流淌着无尽的爱的甘泉，他要用这甘泉灌溉他和妻子爱情的结晶！

泥塑开始了。在整个塑造的过程中，泥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太干要裂，太湿粘手。因此，每天都要往泥上喷适量的水。每次工作结束后，又要用湿布把未做完的像仔细地包起来。象这样一些琐碎的体力活，既分散艺术创造的精力，又要拖长时间。正巧，这时有杭州艺专雕塑系毕业的学生梁治民来看望开渠老师，谈到他毕业后在成都一个机械学校工作，没能搞自己喜爱的雕塑专业，开渠就请他空闲时来当助手，不久，王朝闻也到成都来了，因没有工作，也留在开渠的工作室里当助手。后来，曾新泉、罗材荣等一些人都先后在他的工作室里当过助手。

罗材荣原来在外县当小学美术教员，每月工资只有二十几块钱。放暑假时写信给梁治民，说他生活很困难，想在假期来工作室帮帮忙，请梁帮助介绍。开渠同意了，“来吧，反正只有一个暑假，既然他有困难，我们可以多给他一点钱。”

罗材荣来了。见面才知道，他的岁数比开渠还大，当时还没结婚，确实很困难。开渠同

情他，心想他临时出来帮忙，时间不长，就每月送他一百块钱，比给梁治民、曾新泉的都多些，谁知暑假过去后，罗不愿走了，他说：“教小学没什么意思，我不教了，就在工作室里干下去吧。”开渠本来没有这个打算，但罗既然说了，也只好同意，怎么能撵他走呢？好在他刚拿到承包费不久，经济上还能维持下去。

这段时间，开渠家里常住着一群人。有他的学生、助手，也有无处安身的画家、作家。朋友们有困难来找到他，他总是热情欢迎，有房众人合着住，有饭大家一起吃。

在助手们的帮助下，泥塑的基本造型很快堆出来了，这是一座三米多高的骑马像，但订主提供的照片却很小。为了看清照片上脸上的细部，得用放大镜看。塑像的头部不能爬到那么高的架子上去做，必须先在地面把这个头部塑好，然后接到像身上。开渠仔细研究照片，精心刻画，反复修改加工。

正在工作紧张的时候，曾新泉接到家信，说父亲和儿子都病重，让他务必尽快赶回广东去。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刘老师，现在这么忙，我却要走了，真不是时候。”

开渠很同情他，说：“你放心走吧，去把家里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这里不用牵挂。”说着把路费和另外一笔钱递给他。

这一对师生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们从有隔阂到互相了解，又成为亲密的师生和朋友。后来曾新泉也成为有影响的雕塑家。

王铭章像的头部终于做好了，可怎么能把这米斗大的头部接在三米多高骑马人的脖子上呢？用手搬是搬不动的，也不可能借一部吊车开到房子里来。而且做头像的泥是湿润的，又怕碰，又怕磕。最后，还是用最普通的土办法，在屋顶装一个滑轮，用绳子小心翼翼地拴住头像，开渠爬到木架子上指挥，让助手和工人师傅们慢慢地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头像和身子连接在一起。

泥塑基本上完成了。开渠对这个骑马像比较满意。于是通知订主来看，只有他们同意才

行，通不过就必须按他们的要求修改。

“王铭章塑像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个军人，此人贪婪专横，几次私下向开渠提出为他的一个亲戚做个像。也就是要在王铭章骑马像之外，给他捎着做一个，即所谓“做一送一”。他曾经暗示过开渠，可以把订费提得高一些，意思是把给他亲戚做像的费用算到王铭章的像内。当时，一方面开渠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意图，另一方面就觉得要实事求是，需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不能两像归一，影响名声，开渠拒绝了。

现在，合同已签，订费已收，怎么能再给该主任的亲戚加做一个像呢？开渠曾经婉转地说：“塑像不是写字或作中国画，大笔一挥，立待可取。做铜像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开渠向他解释，订做一个人像的订费，是按一笔笔开支计算的，如制作费、工具费、材料费、助手和工人的工资等。他实在没有力量能在这本来就不多的订费中另外多做一个像。他拒绝了这位“主任”的要求。

这一下，彻底把这位“主任”得罪了。他横挑鼻子竖挑眼，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隔几天就出一个新花样，变着法子治人。

这次他说骑马像的手伸得太高，应该低一低；下次他说王铭章的腿塑得太直，应该弯一弯。不是要改这里，便是要改那里，改了人，再改马。胡搅蛮缠，不断制造麻烦，反正无论怎么改，他总是通不过。

这么大的像，又是人，又是马，必须完全按照雕塑家的总体构思来创作。让这样一个心术不正而又大权在握的人故意捣乱，那困难之大是不能设想的。每改一处，都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开渠绞尽脑汁，那“主任”总是白眼相看，受够了他的窝囊气。直到一九四〇年春天，泥塑总算最后完成了。

这时候，开渠才松了一口气，没有想到房东忽然刁难，提出要增加房租。原来房东老头儿见房屋四周都摆满了材料，屋里有三米多高的泥塑骑马像，谅你想搬也搬不动，这是敲竹杠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找到开渠，皮

笑肉不笑地说：

“刘先生，嘿嘿嘿！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最近我手头紧，缺钱花，你租的这房子是不是给我加几个钱？”

“加钱？”开渠愣了，心想：“我的承包费已经不够了，再加房钱，这像还怎么做？”想到这里，他恳求房东说：

“我做像经济上已经遇到了困难，正在想办法。你若是要增加房租，这像就没法做了。对不起，请你原谅。”

没想到，这个平常挺和气、相处不错的老头，竟然翻脸不认人，十分蛮横地说：

“房子是我的，我愿意加就得加，不管你做不做像。你住得起就住，住不起就请便。”

他转身就走，在门口又扔回一句硬梆梆的话：“下个月不加房钱，可别怪我撵你走！”

开渠没想到房东竟这样无理，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晚上，他和丽娜商量，怎么办呢？

要满足房东的要求，一是钱不多了，二是怕他得寸进尺，这次加了，日后再要求加，那还有完吗？但如果要搬家，这么多原材料，还有这骑马像泥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开渠一连几天心神不定，雕塑也做不下去了，房东又放了几次口风，开渠和助手们商量之后决定：搬！于是，大家分头去找房子。

这时，开渠恰巧遇到一位留法时的女同学，她开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也因战乱停课了。她很热情，欢迎开渠搬到她的校舍里去。开渠做雕塑的同时，还可以代她照看一下门户。

搬家时，助手们和临时请来的搬运工们七手八脚地往外抬。见开渠他们真要走，房东老头儿急坏了，陪着笑脸，承认错误，点头哈腰地挽留他们仍然住在这里，房钱自然也不要加了。但开渠看够了他那乘人之危进行勒索、变化无常的嘴脸，头也不回地搬走了。

这所职业学校在包家巷里，院子很大，过去是种满花木的园林，现在荒芜了。一棵高大的槐树正开着花，白色的小花散发着醉人的甜

香。环境比原来好多了，房间也宽敞。

安顿下来后，要翻石膏模了，需要大量的石膏粉。这时成都没有专门经营石膏粉的商店，只有几个卖石灰的商人有时附带卖一点，数量很少。开渠找到商人，洽谈好，由他提供足够的石膏粉。商人见奇货可居，索要的价格很高，开渠只得照付。第一次提供的石膏粉质量还不错，所以底座浮雕的阴模翻得很顺利。

现在要翻骑马像了，需要几千斤石膏粉，没想到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在第二次送来的大批石膏粉中掺进了受潮的次货，在浇灌马身大块阴模时，大部分石膏浆不凝结，只好把它挖去洗掉，重新翻制。为此浪费了大量的材料、人力、时间和经费。

做铜像就得翻砂。成都有一般的翻砂工人，但是没有会翻铜像的。开渠就亲手教两个老翻砂工人，和他们一块研究，一块试验。本来，翻铸这么大的铜像，应该用铁砂箱。铁砂箱可以竖起来浇灌，使铜水能够顺利地上升灌满阴砂模。可是开渠现在的经济状况已不允许他先铸铁砂箱，只好因陋就简，用木制的砂箱代替。他怕木砂箱承受不了铜热的热膨胀力而破裂，便把砂箱平放在地上浇铸。他们先翻浮雕，铜水平铺灌进阴模，总不能完全流满而剩有四处空隙。经过多次反复，想了种种办法，才把浮雕翻成功。

轮到翻骑马像时，由于缺钱，不能添设备，困难就更大了。他想出一个办法：在院子里挖一个比骑马像稍大一点的长方形的土坑代替砂箱，土坑下面铺一层枕木组成的底，上边做一个厚厚的木盖，内胎和砂模就夹在中间，留好灌铜水的浇铸口、散热排气的气孔等，把剩下的空隙都用沙填充结实，然后用铁棍和螺母把底和盖子连接起来拧紧。

在土坑的两边，各砌一个简易的化铜炉，炉子是用耐火砖砌成的，又特制了两个各需要八个人才能拉动的特大风箱。这是一次艰难的工程，铸这么大的铜像，光铜就要用四千多斤，铜的熔点是一千多度，化铜一次就要用上吨的焦炭。

这一天，开渠临时请来二十四位壮汉，准备十六位分成两组，拉两只巨大的风箱。另外八位轮流替换，负责不断地往炉中填焦炭，捅火等。

当时的成都，象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整天在空袭中提心吊胆。日本飞机经常白天来轰炸，但国民党的高射炮部队却束手无策。白天警报一响，居民就必须逃到城外。可是化铜炉一点火就不能停。白天不能干，只好夜间干。

燥热的白天过去了，夜幕渐渐降临。整整几天坐立不安的开渠看看这里，摸摸那里，唯恐有什么考虑不周。

一位老师傅试探着向开渠提出：“我们从来没有翻过这么大的铜像，要想翻好，全靠炉神保佑。我们想祭一祭炉神，刘先生，你看……”

“祭炉？”开渠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那是无济于事的，炉神就是咱们这几十双手。”

几位老师傅都凑过来了，他们坚持要祭祭炉，不然就不生火。

开渠张开他那抿得紧紧的嘴，无可奈何地说：“那就随你们的便吧。”转身进屋去了。

他知道，这个铜像实在太大了，师傅们心里不踏实。为了增强信心，翻好这个像，现在只好依从他们的这一要求了。

一位老师傅把一只红冠金羽的大公鸡提了出来。原来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怕开渠不赞成，没敢事前拿出来。

一位老师傅往自己脸上涂了些红油彩，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一刀砍下，鸡血飞溅，他一边跑，一边把鸡血洒向化铜炉前后、砂箱四周。工人们快活得眉开眼笑，鸡死了，他们的劲儿却鼓起来了。

开渠仰头看看天色，月明星稀。时候到了，便下决心说：

“开始吧，点火！”

火，希望之火，理想之火，艺术之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了！火焰映红了宽阔的院落，火花跳跃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十六位壮汉赤膊上阵，分拉着两个风箱。风箱“呼哒、呼哒”地

响着，仿佛是滔天的巨浪撞击着轮船的两舷。开渠思绪翻腾，他想起自己归国时的宏愿，想起他的老师朴舍和那设备先进而又完善的工作室。是的，这里的工作条件是不能和巴黎相比的，可这毕竟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是在自己的家里呀！这院落不是象一条船，一条向着光明行驶的艺术之船吗？

夜深了，一轮皎月，隐隐星辉。夜色多么美好，可谁也无心观赏。沉重的风箱使那十六位壮汉汗水淋漓。炉火通红，越烧越旺，铜块渐渐融化了。从炉口喷射出来的亮光，赤橙黄绿青蓝紫，象耀眼的礼花。火候快到了，再加一把劲！一筐筐的焦炭倾注进去，又倒进铅、锡、铝等金属。这样熔炼出的合金能使像铸成后呈现青铜之色，格外美观。

这里是战场，比战场还要紧张！

这里的指挥员是开渠。开渠的心仿佛在随着风箱拉动，他观察着，等待着，突然高声喊道：

“准备——”风箱停住了，按预先的安排各就各位，屏息等待他的口令，随时准备冲锋。

“开炉！”随着他一声命令，两座炉子的出水口捅开了，耀眼的铜汁象两条金蛇奔向土砂箱，闪着火星流进模口。周围的人鸦雀无声地注视着，开渠的心情更是紧张。

一切顺利，胜利在望。大家的心刚刚放松一点，额头的汗水还没顾得擦，突然发生了意外，一个老师傅失声叫道：

“不好，铜水倒流！”后面的话还没出口，只听得一声巨响，惊天动地！已经灌进去的铜水猛烈喷射出来了，象岩浆冲破地壳，直上空中十几丈！强大的气浪把大家冲向一旁，冲天而起的铜水从出气口中喷出，火焰把院子中间的老槐树半边树冠削得溜光，落地的铜汁把遍地花草烧了个干干净净！

“这是怎么回事？”开渠在这突发的事故面前保持着镇定，他抱起一块几十斤重的铜饼压在砂模口上，铜饼立刻被掀到一旁。又把两三块铜饼压上去，砂模口才被堵住。查看一下，万幸众人没有受重伤！只是烫几串燎泡，

烧几缕头发，衣服被落下的铜汁烧穿许多小洞……

事故的原因何在？铜汁冷却，拆开一看，原来是砂模里头有个通气孔没加铁丝网，铜水从这里冲破砂模而涌出。滞留的铜水凝结成的铜柱直径有一尺多长。这次事故使塑像受到严重影响，只铸成半个马肚子、四条马腿和一块站板。

开渠象被人猛击了一棍，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次翻铜失败了，而他，是失败不起的呀。

为什么？首先是钱。合同签好后，分期付款。那时成都物价飞涨，晨时不知午时价。王铭章骑马像从签订合同到翻制铜像，物价涨了好几倍。原来估计够用的承包费，现在根本不够用了。要求订主根据物价的暴增追加一点费用，却遭到那位“主任委员”的一口拒绝：钱一个不加，像要按期完成。

一次不成功，就可能把人推向绝境。失望中，他忽然听到妻子的劝慰：

“开渠，你别太着急，慢慢想办法。你看这四条马腿还很好，半个马肚子也没坏，能不能重做上半身的砂模，接着翻？”

丽娜的话启发了他，他仔细地观察着，考虑着，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工人师傅很体谅雕塑家的困难，大家千方百计，希望找到补救的办法。看到开渠的情绪好些了，他们才悄悄地议论道：

“乖乖，今天好险啊！”

“幸亏杀鸡祭了炉神，要不，别说一条马腿也剩不下，咱们的腿怕也烫瘸了！”

几句话，引得开渠苦笑了，他掂起大锤和手锯，要把铜柱割开砸碎，以便再次融化，接着干下去！

四十四、希望之星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下，有的人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但刘

开渠对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他坚信中国不会亡国，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人作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是中国人民的脊梁！

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建议和支持下，刘开渠、周文、陈翔鹤、赵其文、萧军等发起筹备，成立了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开渠积极地参加活动，和这些发起人一同被选为该会理事。分会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开展工作，一直想开个声势浩大的成立大会。可是，那时候公开举行大的集会当局所不允许的。机会终于来了，冯玉祥将军和作家老舍、画家赵望云到了成都。文艺界决定借召开欢迎冯将军一行的盛大集会，正式宣布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开渠和各位理事们都参加了大会，会议开得隆重、热烈，引起很大反响。

协会成立后，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的活动，召开过文艺晚会，演唱抗日歌曲、朗诵进步诗歌等。因为开渠租用的工作室宽大，晚会大多是在他家里开的。参加者大多是周文等出面邀请的进步青年。

有一次晚会，一下子来了九十多人，把他的工作室挤得满满的。大家兴致勃勃地听女作家和演员白朗满怀激情地朗诵艾青的长诗《火把》。当朗诵到高潮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都象火把一样燃烧起来：

让我们每个都做了普罗米修斯
从天上取了火逃向人间

让我们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摇坍下来
把高高的黑夜摇坍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摇坍下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

团结的火把，战斗的火把！既然它照亮了

人们的心，那也一定会照亮祖国的山川大地！

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还在《华西日报》开辟《笔阵》副刊，开渠为它设计报头，在上面发表木刻和文章，鼓动人们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尽心尽力。

不久，周文、赵其文、萧军都先后去了延安。开渠仍在为他的抗日雕像日夜忙碌。

在工人师傅的配合、助手们的帮助下，开渠采纳了妻子提出的办法，重新制做了骑马像的上半身砂模。大家齐心协力，王铭章骑马铜像终于翻铸成功了！

一九四〇年夏天，开渠和丽娜的第二个女儿小米娜来到人间。产前，由于敌机不断轰炸，警报拉响时，丽娜就必须拖着沉重的身子躲避。小米娜降生时，正赶上空袭，一颗颗炸弹落下来，爆炸声震得房舍直颤。医院的人都想逃生，谁还顾得认真接生呢？一片忙乱中，接生者误将脐带缠到婴儿的脖颈上，引起缺氧窒息。孩子虽然救活了，大脑没受影响，但小脑严重损伤，造成了她终身残疾。

九月的一天夜晚，已经十点多钟，丽娜带着两个女儿在内室睡下了，开渠还在工作室灯下思索塑像中的问题，忽然有人轻轻地敲门。

这么晚了，是谁来访？他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人，明亮的眼睛，粗黑的双眉，英俊而又亲切的面容。

“您是……”

开渠一时想不起这是谁。

来客微笑着掏出一张名片，三个字跳进开渠的眼帘：周恩来！他双手紧握着客人的手：

“您是恩来先生！”

来客点点头。

这是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夜晚啊，在雕塑家的经历中，这也许是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早在法国学习的时候，开渠就曾听好友林铁讲过周恩来在巴黎勤工俭学的故事。中国共产党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万里长征，以及处理“西安事变”中表现的大智大勇，使他深为钦佩。

现在，这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周恩来就坐在他的工作室里，坐在他的面前，开渠的心情十分激动。

恩来同志关切地询问雕塑家的生活和创作，还问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情况。

开渠起身想去唤醒丽娜，让她也来见见敬爱的人，但恩来同志制止了他：“别叫她，天太晚了。她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做家务，够累的了，让她好好休息吧。”

周恩来同志对人多么体贴入微啊！开渠激动地点点头，如饥似渴地希望从这位敬爱的人那里知道自己能为抗日救国做些什么？

周恩来同志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对时局的看法，还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五百多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出席，并向全国发表了宣言，等等。周恩来同志对当时形势高瞻远瞩的分析，感人肺腑的话语，在开渠面前展示出一个新的世界。

“我想到延安去。”开渠无限神往地说。

“欢迎你去，”恩来同志深情地注视着他，又说，“不过你的家在成都，孩子也太小了，若一时不能去，留在成都，为抗日做些工作也好。以后，凡是介绍到延安去的人，我们都欢迎！”

多么巨大的鼓舞，多么真诚的信任！他从离开家乡时，就一直在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真理和光明不就在延安吗？

周恩来同志拿出一封信，让开渠亲手转交给收信人，开渠说：“我一定尽快转到。”

恩来同志要走了，开渠依依不舍地问：“您在成都还要住几天吧，以后我和妻子去看您。”

恩来同志便拿出笔，在那张名片背后写下一个地址。送走恩来同志，开渠走进内室，轻轻地唤醒妻子：

“丽娜，丽娜，你猜，刚才谁来了？”

“谁？”丽娜从朦胧中醒来，给大女儿盖好毛巾被，又把才几个月的二女儿摆正，漫不经心地问。

“周恩来，周先生来了！”

“什么？周先生来了，你怎么不叫我呀！”

开渠把恩来同志不让叫她，怕影响她休息的情形说了一遍，丽娜还是埋怨丈夫：“你这个人哪，无论如何也该叫醒我，泡壶茶，做点夜宵也好，可你……”

丽娜这么一说，开渠也觉得自己慢待了贵客。他刚才光顾高兴，把这些事都忘了！

“不要紧，我们明天可以去看他。”开渠把记着地址的名片递给丽娜。

从这一刻起，周恩来同志的形象深深留在雕塑家的脑海里了，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反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鲜明了。

他们面前升起一颗希望的明星！

来到成都这两年多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周恩来同志要开渠亲手转交的信是给刘百亮先生的。

那时候，川康绥靖公署的主任是邓锡候，邓锡候由秘书出面，每半个月或一个月，请外地来蓉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去吃饭。参加的人有朱自清、朱光潜、刘百亮等人。开渠也是参加者之一。开渠常在吃饭时同刘百亮先生见面。刘百亮先生是周文的老师，当时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院长。

在一次聚会吃饭时，开渠悄悄地把刘百亮先生叫出来，将周恩来同志的信郑重地交给他，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但开渠觉得他们的心忽然靠得近了，一条无形的线把他们连在一起……

开渠和妻子曾照着恩来同志名片上写的地址和人名去回访，准备再和敬爱的人好好谈一谈。但找到这个地址，里面的人回答说没有这么个客人，其他的事更是一问三不知。

环境险恶，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开渠和丽娜警觉地退出门来。

四十五、被炸死的模特儿

战事越来越紧，日本飞机频繁进行空袭轰炸，成都几乎天天都有警报。每天往城外躲空

袭，铜像还怎样整修安装呢。

人的神经是不能经常刺激的，因为习惯了，即便很危险，也会觉得平常。天天有警报，过度紧张的神经反而松弛下来。开渠想，工作不能再拖延了，要想个法子，不往城外跑，就在院子里挖个防空洞躲避空袭。

防空洞挖好了，他向派来给他当模特儿的青年士兵老惠，以及工人师傅们说：“再来警报时，你们最好都出城去躲避，但我不想走了。你们如果也愿意留在这里，那就一起钻进防空洞去。”

工人师傅们和老惠平常就不大在乎飞机轰炸，甚至有时连防空洞都不肯进。虽然开渠多次劝他们小心，可他们满不在乎，一笑了之。

这一天，警报又响了，开渠急忙催着人们快点进防空洞去。但谁也不愿到那又闷又潮的洞穴里去。模特儿老惠调皮地笑了笑，溜到墙边的荫凉地方坐了下来，几个工人也凑在树下抽烟。再看丽娜，还在给刚八个月的二女儿换尿布。他急了，大声喊道：

“快点下洞，日本飞机来了！”
他挟起大女儿微娜，先送进洞去。返身拉起一个工人，让他快下来，可那工人还是慢腾腾的，一边抽烟一边说：“没事，刘先生别拉我，没事。”

随着引擎的轰鸣，一架飞机俯冲过来，那钢铁的双翼象是死神的翅膀，擦着屋顶飞过。

开渠气急败坏地喊道：“快点，快点！”
妻子抱着米娜下洞来了，嘴上还念叨着说，没把奶瓶子捎下来。开渠正想返身上去取，顺便把老惠也拽下来，忽然一颗颗炸弹接连投下，大地猛烈地震动起来。随着几声巨响，洞口的挡板炸飞了，尘起沙扬，灌了米娜满嘴泥沙。开渠急忙给女儿往外抠。忽然，他透过洞口见院子里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地面炸出几个巨大的弹坑，他以为铜像被炸毁，他的心血又要付诸战火了，顿时血涌头顶，冒出一身大汗！飞机还在头顶盘旋，他就不顾一切地爬出洞去，奋身冲进工作室。室内烟雾腾腾，房上的瓦全被掀掉了，房架子着了火却还没有倒，铜像也

安然无恙，他胸腔中倒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这时候，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哼，原来他雇来烧饭的阿姨倒在地上，身上沾了许多血。住在院子另一侧的两个印刷工人被炸死了，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开渠忽然想起，他的模特儿老惠没有下洞，不知他受没受伤？

透过烟火，开渠发现瓦砾中有个人在动，上前仔细一看，果然正是老惠！他仆倒在墙角下，半截身子埋在土里，开渠赶快用手扒开土，小心地扶起他，只见他前胸和头部都受了重伤，鲜红的血还在往外淌。

开渠急了，赶忙招呼大家出洞来，要给老惠先包扎一下。匆忙间，丽娜找不到药棉纱布，撕开女儿的衣服为老惠包扎了。可他伤势太重，血已经止不住了。开渠跑去找担架。巷子口外不远就是一家医院，这时医院外已经抬来了不少受伤的人，担架也没有了。开渠央求医院把刚送来的伤员抬进去放到床上，腾出担架来抬老惠。担架终于找来了，面色惨白的老惠平躺在上面，大家抬起来就往医院跑。敌机又转回来了，“轰！轰！”又投下几颗炸弹。

开渠一心想抢救老惠。但这个相貌英俊的青年却死在了医院门前。

夜里，悲愤万分的开渠坐在没有屋顶的工作室里，不吃不喝，一动也不动。

月亮升起来了，惨白的月光洒在他的脸上、身上，也洒在他尚未最后完成的铜像上。

两块浮雕滑倒在地上，飞崩的炮弹皮和玻璃片嵌了进去。环视四周，断墙残壁，满目凄凉。衣箱全被打穿，被褥也遭焚毁。国之不国，家将何存？生命无保障，何论艺术！

老惠死了，他眼前老是闪动着老惠的影子，朦胧的月光中，仿佛他仍坐在树下，洞箫在手，吹一支深情哀楚的家乡曲子。

老惠并不老，只有二十多岁，他是湖南人，抗战爆发后，凭一股爱国热情投笔从戎。他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和新婚不久便分别的妻子。

他来给雕塑家当模特儿，心情很愉快。丽

娜每个月都送给他一点零用钱，他舍不得用，都积攒起来。他买了个手提箱，说等做完像，他要趁这个机会回家去看看。他给母亲和妻子买了礼物，都锁在箱子里。空闲的时候，他打开箱子，一个人独自翻看着那些东西，偷偷地笑。他想家了，想自己的老母和妻子。

现在他被日军的炸弹炸死了。他的箱子还在这里，谁能给他捎回家去呢？

他的亲人还不知道怎样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他回去，盼望着抗战胜利，盼望着一家人团圆……

这次轰炸，工作室的房顶几乎整个被掀掉，墙壁被弹片穿了无数个小洞。门窗都被炸坏，房子不能再住了，第二天便只好搬到丽娜的哥哥家里借宿。

屋漏偏逢连阴雨，此刻开渠的处境真是雪上加霜，困难极了。给老惠处理完后事，他已经两手空空了，可铜像还没有立起来，因为基座没有建好。开渠想请订主根据被轰炸的特殊情况，略为增补一点费用，由于那位“主任委员”刁难作梗，终于落空。为了帮助开渠筹积一点经费，也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丽娜四处奔走去找工作，有两所学校都聘她任课。她舍不得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便同时答应下来，一个学校教完，立刻赶到另一所学校去。两个学校相距很远，那时又没有公共汽车，她每天都要靠步行横穿成都市。常常气喘嘘嘘地跑进校门，顾不得歇息就立即上课。碰上阴雨天，城外一片泥泞，她便布鞋外面套上一双草鞋，一步一步艰辛地向前跋涉。上课，她觉得很轻松，走路可真把她累坏了。她咬紧牙关坚持着，从不在丈夫面前提起。课间休息的短暂十分钟，她都不肯放过，赶着给女儿编织毛衣毛裤。

开渠全家省吃俭用，把丽娜教学的薪金也全部填补上，到最后还是不够。丽娜便悄悄地变卖衣物，把结婚后母亲给她的几件金银首饰也卖了。

历尽磨难，王铭章骑马铜像终于在成都少城公园立起来了！揭幕那天，成都轰动，成

千上万的人们涌向铜像，一睹奇观。

在和煦的阳光映照下，骑马铜像更加威武雄壮，似乎能听到血染的沙场上有人的呼叫，马的嘶鸣，使人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呐喊，抗日前线的召唤！血性儿女，岂能在民族存亡、国土沦丧的紧要关头贪生怕死，逃避责任？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这就是铜像用那无声语言宣告的人民意愿！

成功是欢乐的，可是沉浸在欢乐中的雕塑家却已经无米下锅，山穷水尽了。开渠和丽娜悄悄地离开了人群。

一天，罗材荣对开渠说：“刘先生，有个老太太在庙里许了愿，要塑一个佛像，说给三块钱制作费，我答应她了。”

开渠说，“那好啊。我这工作室来去自由，现在正困难，没有事做，你们有了好的职位和工作就去，没事了愿意来再来。”

罗材荣走了。工作室的一位杂工告诉丽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事实是这样的，有一天，开渠和丽娜都没在家，有人来请开渠为刘湘塑一座骑马像。罗材荣见有利可图，就对来说：“刘先生忙得很，找他塑像要等很长时间，订费也很高。如果你们让我做，我要的钱公道，做得也快。再说，我和刘先生是师生关系，我做完了请他帮着改一改，也一样能做好。”于是，这个像在半路上由罗材荣拦截去了。

丽娜把这些事对开渠讲了，开渠不信，还不让丽娜对任何人说。

这一天，开渠和丽娜刚要出门去，罗材荣又来了。因为大家都如同一家人，所以罗说要在家里坐坐，等个人，开渠也没在意，便和丽娜走了。出门后开渠想起忘了带钱，回去取钱时，正碰见罗在紧张地量马座子的尺寸，开渠心里全明白了。罗当时很尴尬，开渠宽厚地说：“量吧，量吧，我可没时间陪你了。”

罗材荣不具备独自做像的能力，连塑像的工具也不全，他请木匠、铁匠为他做转盘，也上开渠这里偷偷地看样子、量尺寸。后来他又请梁洽民等人帮忙，勉强做出了刘湘的像，但

翻铜时后背翻出个大洞洞。他请人用烙铁补上一块，象衣服上补了个补钉。有人嘲笑他说：“这军阀刘湘好穷哟，买不起衣服，背上补个大疤疤！”

不管有疤疤，还是没疤疤，罗材荣做了这一个像就变了样，身上穿得鲜亮多了，派头也大了，出门坐上了包车。据说，罗拿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订费后，立即囤集物资，又与人合伙做生意，赚了大钱。

有人劝开渠，“你一天到晚讲艺术、艺术，结果越讲越穷。你不能少讲点艺术，也做点生意？”

“我是个艺术家，我不讲艺术讲什么呢？生意我是决不做的！”

“人家做像赚钱，而你赔本，连衣物和丽娜的首饰都赔进去了。再讲艺术，又会怎么样！”

“为了艺术，我愿意牺牲一切！”

开渠这样想，就这样说，也这样做。

然而，他愿意为雕塑艺术牺牲一切，可雕塑艺术并不能代替一切。当艺术女神被经济、环境扼住手脚，雕塑创作搞不下去了的时候，他就只能再去学校任教。这一年，艺专又从昆明搬到重庆。艺专的新校长吕凤子先生来信约开渠再次出任教授、雕塑系主任，郑重地给他寄来聘书，同时也聘丽娜去教素描。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也为了培养造就众多的雕塑人才，开渠收拾起初具规模的雕塑工作室。能带走的塑像和工具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其余的设施都送给了工友。他们全家迁往重庆，重新回到艺专，这是一九四一年秋天。

四十六、从青木关到沙坪坝

艺专的校址在青木关松林岗的山窝窝里，校舍和教室的条件都很差。学生们在用木板和糊上泥的席子搭成的房子里上课。好在这里是安全的，上课一般不会受到空袭的影响。

学校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时局又动荡不安，哪里还能用得上雕塑！即便是学到一

身雕塑技艺，在这民族危机、国土沦丧的社会环境里，又会有什么用处呢？但是雕塑系的师生们并不这样想。虽然学生不多，开渠也严肃认真地教；凡是入校学习的同学，都很认真听课，刻苦地钻研。大家坚信，将来终归会把日本侵略者打败，祖国是一定要重新建设的。我们学雕塑，肯定会有用武之地！古代有很多优秀雕塑品，现在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仍能鼓舞老百姓的爱国情感。眼下，在山沟里虽然艰苦，但想到能学些真本领，继承和发展中国的雕塑事业，大家就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学校设在北山岗的南坡上，不少教职工和学生住在南岗北坡的农民家里。

开渠住在一户贫苦的农民家里，只有一间本来用以堆放农具杂物的房子。房屋下面就是猪圈和贮存牲畜草料的棚屋。刮风的时候，猪圈的气味就充溢在室内。开始闻到便忍不住想呕吐，久了却也无所谓了。想起古人所说，“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禁不住苦笑。

开渠每天穿过梯田小径，越过小溪到北山坡去上课。课余就在这小屋里读书，由于没有工作室，不能做大型的雕塑品，就捏捏小作品。在这里居住一年多，他看见秋季收割，打场、收粮；冬季整理旧农具，修补破房屋，春季开始后又忙着整地备耕播种。这些动人的生活场景又引起他对家乡的亲切回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物的形象，音容笑貌都活跃在他的头脑中。放羊的牧童、拾粪的老人，忠厚的丈夫、勤劳的妻子，都使他难以忘怀。他有时也帮助房东和乡民们干点活，和老人坐在田埂上闲谈。他们说，要不是社会动乱，军阀连年混战，官僚横收暴敛，再加上日本鬼子侵略，他们也不会这样苦，生活会好些的。他们向往着和平，向往着安居乐业。

一年四季，目所见，耳所闻，使开渠对中国农民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想做以农民家庭为题材的雕塑品。他开始做准备工作，画了大量速写，设计了许多草图。

在动乱中办艺术教育谈何容易！学生们要学点什么也着实困难。有的学生从进校就搬